

奉献与义务的边际

德政梦

佞臣人格

国际骂街

中性化现象

世纪末不末都一样

建设变态婚姻下的文化

焦国标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北京)

9

热门社会话题

奉献与义务的边际

焦国标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奉献与义务的边际/焦国标著.-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1998.2

(热门社会话题)

ISBN 7-80120-211-2

I. 奉… II. 焦… III. 社会问题-中国-随笔 IV.C53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4299 号

●热门社会话题

奉献与义务的边际

著 者/焦国标

责任编辑/吕 鸯

装帧设计/李志国

责任校对/孙岳奇

经 销/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/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开 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6.75 字数/165 千

版 次/1998 年 4 月 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/10000 册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北京朝阳区

邮政编码:100028

西坝河东里

ISBN 7-80120-211-2/G · 89

定 价:9.60 元

分
种

作者简介

焦国标，1963年生，河南开封人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，在香港《明报月刊》、上海《文汇报》、北京《读书》等地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，现为《中国文化报》记者。

1963.7.62

热门社会话题丛书

谁逼官贪

朱健国

时风刮过

王乾荣

即席发言

潘多拉

高雅的落俗

刘洪波

思想的芦苇

朱铁志

两个世界的撞击

鄂烈山

奉献与义务的边际

焦国标

策划：焦国标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

录

一、社会问题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本位误认 | (1) |
| 文化视差谬你 180 度 | (4) |
| 国学问题不是国学的问题 | (7) |
| 公正意识的缺失 | (12) |
| 雅士俗心 | (14) |
| 中性化现象 | (17) |
| 佞臣人格 | (19) |
| 红学教廷 | (21) |
| 效尤现象 | (24) |
| 伥鬼心理 | (28) |
| 亡斧者心态 | (31) |
| 崇祯式心情 | (35) |
| 作家只需要文学真实吗? | (38) |
| 为书生气一辩 | (40) |
| 因无用 故无价 | (41) |
| 第三欲 | (44) |
| 口味霸权主义 | (45) |
| 知识分子是一种人格 | (48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在爱国主义的原野上拾遗 | (50) |
| 圈内观博士 | (52) |
| “养活”的定义是什么 | (55) |
| 什么是“非正常死亡” | (56) |
| 当代史的层累迹象 | (59) |
| 《拿破仑法典》初颁布时 | (60) |
| 责任心的空位 | (62) |
| 责任心的错位 | (64) |
| 德政梦 | (66) |
| 玩象征 | (68) |
| 中国人的安全感 | (69) |
| 集体主义的 Achilles 之踵 | (72) |
| 在传统秩序下 | (74) |
| 建设变态婚姻下的文化 | (76) |
| 用什么给幸福保底? | (79) |
| 《首都市民文明公约》缺两个字 | (81) |
| 校园小札(五则) | (83) |
| (1) 把星族、追星族都得罪 | (83) |
| (2) 临什么勿苟什么 | (84) |
| (3) 析“没劲” | (85) |
| (4) 与怀疑读书者言 | (85) |
| (5) 学历与文明并不总成正相关 | |
| | (86) |

二、“新闻”问题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|
| 奉献与义务的边际 | (88) |
| 忠和孝的度 | (92) |
| 苦+奖=新闻 | (9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眼泪的政治审丑 | (100) |
| 由重读张海迪求职想到的 | (102) |
| 动机蒸馏 | (105) |
| 留学生的“出埃及记” | (107) |
| 新闻的典型化理念 | (111) |
| 重建理性的新闻语言 | (115) |
| 记者的质实思维 | (117) |
| 结论大于材料 | (119) |
| 中国当代家庭观念三源 | (120) |
| 快戴上社会保障的“眼镜” | (124) |

三、“国际”问题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国际骂街 | (131) |
| 粮食问题文化看 | (133) |
| 劣势心态 | (135) |
| 用语理性与语言尊严 | (138) |
| 战争这颗寄生卵 | (141) |
| 让理性之光烛照民族主义 | (147) |

四、学理小品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》翻阅断想 | (150) |
| 党性四义 | (151) |
| 穆青新闻作品的地位 | (153) |
| 新闻学的歧点 | (155) |
| 唐宋人为我们制作情感标本 | (156) |
| 传统爱国主义是一条虚线 | (15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中国断没断过香火 | (159) |
| 伦理是关系，道德是约定 | (160) |
| 与大师谈《周易》 | (162) |
| 四海九州的背后 | (163) |
| 北重南轻北京城 | (165) |
| 赵元任的一首诗 | (166) |
| 钱钟书《通感》续貂 | (169) |
| 乡恋的历史 | (171) |
| 何处女儿娇 | (172) |
| 中国第一首朦胧诗 | (174) |
| 三个为什么 | (175) |
| 文史四则 | (178) |
| 修辞无限可能 | (182) |
| 分寸感 | (184) |
| 影视镜头的屏幕价值 | (185) |
| 词典编纂的社会学视角 | (187) |
| 《圣经·创世纪》二题 | (189) |
| 人鬼神仙：灵魂四态 | (192) |
| 人类爱之“三部曲” | (193) |
| 人类自负的七个层次 | (194) |
| 世纪末不末都一样 | (196) |
| 国名趣谈 | (197) |
| 洞见文化 | (199) |
| 人类差别的终极根源 | (202) |

一、社会问题

本位误认

今日学界几乎所有最热门的观点和结论都与两个本位误认有千系。

第一个是关于儒学的本位误认。

儒学以什么为本位？个体还是社会？好像没人这么直问，所以也就没见谁直答曰个体本位或曰社会本位。然而学界似已形成一种默契，下意识地都接受了一个前提或假设，即儒学是社会本位的。

这假设的确只是假设。儒学显然不是个体本位，但也绝对不是社会本位，它是尊长本位。这不待多言，只须拿出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就足以证之。

尊长，相当程度上是社会的代表，因而好多时候，尊长本位是勉强可以说约等于社会本位的。然而，勉强到底不是心悦诚服，约等于终究不是就等于，仍有不少时候二者甚至是截然对立的。在任何社会大变动时期，二者都相左乃至相对。社会变革实乃尊长本位向社会本位靠拢和妥协。一部文明史也可以说就是尊长本位逐步失去地盘，社会本位逐步被实现的历史。

尊卑长幼都是平等的人，尊长本位与卑幼本位是等值的。如果说尊长本位即社会本位，那也同样可以说卑幼本位即社会本位。如果说卑幼本位没有资格等同于社会本位，那尊长本位也一样没

有资格。所以，正如卑幼本位不是社会本位，尊长本位也同样不是社会本位。

需特别指出的是，“民本”思想在儒学里比重很大，但与社会本位风马牛不相及。“民本”思想其实也就是“数罟不入洿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”的小九九。正如今天我们说保护环境，禁猎珍稀动物，决不就是大熊猫本位或环境本位。

第二个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本位误认。

一是误以为传统中国社会是社会本位的，二是误认为当今中国社会个体本位泛滥。

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全忘了！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只有奴隶主本位，封建主本位，或者说统治者本位，何曾有过社会本位？每当大变革时代也确曾有过社会本位倾向，以个人的巨大牺牲去殉进步正义的事业。这种倾向是对尊长本位的挑战，是向社会本位的涌动，是个体本位的觉醒与实现。鲁迅、郭沫若弃医从文是社会本位的代表，也是个体本位的实践，因为他们有文的天赋，从文可为中国社会更好地尽力，同时也更有可能给自身带来成功。延安时代，陕甘宁边区的力量在于进步的事业能为有志青年提供报效祖国、建功立业的机会。报效国家乃社会本位，建功立业是个体本位。社会本位不是别的，只不过是给每个个体以平均的成功可能性的本位而已。

中国社会还有不少时期压根没本位，姑且叫本位缺席。所谓本位，我的理解就是利益中心，某某本位即以某某的利益为中心，个体本位即以个体利益为中心，社会本位即以社会利益为中心，尊长本位即以尊长利益为中心。像十年动乱，谁都没有真正得到利益，个体没有，社会没有，尊长没有，甚至“四人帮”也没有，找不到它的本位。它是无本位的本位缺席的非理性时期。

误以为当今社会个体本位泛滥，是基于大致两种现象：一是享乐主义盛行，腐败之风蔓延；二是乱纷纷的跳槽下海现象。其

实当今本位很复杂，是金银铜铁并行的“复本位”。舆论上的社会本位、实际上的尊长本位、满天星一般的个体本位和满天星一般的本位缺席，四种并出，犬牙交错，构成当今中国社会独特的本位景观。

社会本位是不争的。尊长本位是有力的。个体本位与本位缺席是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：比如一个单位，混日子一点错没有，可你要有点想法，错就都来了：“不爱本职”啦，“个人主义”啦，障碍重重。攻克障碍的一方被叫做个体本位主义者。设置障碍的现象似还没名称，我也叫它本位缺席，因为设置障碍百害而无一利，个体得不到好处，领导得不到好处，国家得不到好处，本单位也一样得不到好处。没有一个利益中心，只能叫本位缺席。考虑到各方都受其害，似乎还应有更确切的称谓。

至于说享乐主义、腐败现象，严格说并不是个体本位的原意，充其量只能说与个体本位有关，因而我们要做的决不是挞伐个体本位，而是给走样的个体本位筑堤束水，纳入法制的河床。中国现阶段，个体的无助和弱者地位甚至连理发、乘车、买卖东西时都能随处体验。中国的个体还远远不是本位！

由于误认了中国社会的本位现状，于是呼唤社会本位；由于误认了儒学和传统社会的本位，于是有了回归儒学、回归传统的声浪。中国当今是需要社会本位，因为它从没有过社会本位。要在儒学与往昔里寻社会本位可真是缘木求鱼了。社会本位实质上即给每个个体平等的权利与义务，充分实现个体本位，同时把个体间的彼此抵消压至最低。说到底。社会本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。这，我们只能拿来和创新，而不是复古。

文化视差谬你 180 度

都在谈重建人文精神，都感到六神无主，趋避失据：传统文化能救驾吗？西方文化能济穷吗？如今阖中国怕也找不出十一个八个斩钉截铁说 Yes 或 No 的人。

可是中国人十分讲究主观能动性，讲究精神可嘉不可嘉，讨厌无为而治，讨厌“垂衣贵清真”，所以只能干，不能看，只能走，不能站；宁做负功，不能不做功；可以无功劳，也得挣份苦劳。于是心里虽没底儿，也张罗起重振传统文化来了。

要说一点底儿没有，冤枉。底儿是什么？就是本文要说的文化视差。我把当今中国文化问题上的张冠李戴、看朱成碧、过毁、过誉等等错觉统称为文化视差。“过誉”借用于《性心理学》的“性的过誉”，即情人眼里出西施。文化的过誉即鲁迅说的“红肿之处，艳若桃花；溃烂之时，美如乳酪”。过毁，则是我自己给过誉造的个反义词。

视差之一，把亚洲四小龙现象归功于儒学文化，于是认为儒教是自足的，搞现代化无需外求什么。

我真为这贪天之功的结论感到害羞。四小龙从亢龙有悔到今日飞龙在天，什么时候乞灵过儒学？这三十年，他们低首下心，移樽于西方文化，才在儒学社会的家底上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：儒学家底+西洋文化=成功。只凭四小龙与西方不一样而也取得了成功就说多亏了儒学，是浅薄的；应看今日四小龙与五十年代相比是更西洋化了，还是更传统了，才会有合理的结论。显见，更西化了：个人自由多了，束缚少了；家庭三世四世同堂少了，二世一世一人同堂多了；政府铁幕变成玻璃框了，议会中拳脚相向大打出手的多了（这虽伤大雅，却比铁幕前温文尔雅正人君子，铁

幕后则分赃政治、攻守同盟，不坏得多），这些都是更西化而非更传统更儒学的特征。

四小龙成功了，四小龙是儒文化圈，于是老眼昏花者看朱成碧，以为是儒学的成功。整个中国社会呢，潜意识里又藏着文化自大狂的因子，于是也就毫不思索地接受了四小龙功归儒学的结论。这是标准的“境由心造，象由意生”。

视差之二，中国没像埃及、巴比伦文明中道绝，没像印度沦为全殖民地，功归宗教文化。

在古老的世纪里，中华文化之所以没中道绝，一是由于人口：人太多，杀不完，同化不了，金元清入主中原情形便是这样。人是文化的载体，有足够多的人在，虽亡了国也亡不了文化。二是由于地理：青藏高原和广袤的中亚戈壁荒漠才是真正中华文明的守护神。当空间距离不成问题之后，中华文明便危在旦夕了。所以与儒学有何相干？至于说没沦为殖民地，难道非要被白人灭亡才算沦为了？在宋、明遗民的心里“洙泗上，弦歌地，亦膻腥。隔水毡乡，落日牛羊下……笳鼓悲鸣”，这就是殖民地了。即令所谓殖民地就只指白人的殖民地，剩下个“赘旌”式的猪尾巴皇帝枯坐太和殿这所谓半殖地只证明①中国皇帝皇室更苟且，更无耻，甘做买办傀儡儿皇帝，什么都能咽下去，为一己之私而不惜将全民族抛给洋人；②中国人更愚昧，把自己的赤心捧给“宁赠友邦，勿与家奴”的主子。洋固要灭，扶什么鸟清！它已无情，你干么还有义？还不快跟孙中山“串通”洋人（指争取海外对革命者的同情和支持）闹革命去。

学历史学政治，都说半殖地人民受三座大山压迫，苦更大，仇更深，害更重，全殖民地人民不知怎样……总之，四大文明古国唯中国撑持到今儿，看不到与儒学有多少积极的瓜葛。

视差之三，东方文化是社会本位，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。

东方文化不是社会本位，而是皇上本位，官僚本位，是恶劣的个人本位。

我们似乎忘了，长官意志决非即是人民意志，因而官本位决非即社会本位。不然，马克思的阶级论还有多少真理性可言。中国从来没有社会本位，只有官本位；官本位有时接近社会本位，当一个政权处于上升阶段，统治阶级能够顺应民意，推动社会发展。但势同冰炭水火的时候也不少，当一个政权走向没落，外之不能御外侮，内之不能顺民意，苟且偷安，逆历史潮流而动，官意志便是民意的头号敌人，官本位便是社会本位的叛徒。你瞧，爱不爱国由赵构、秦桧鉴定，岳飞成了通敌者；由大清朝鉴定，孙中山成了卖国者；由国民党鉴定，以救国为宗旨的共产党成了“共匪”。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，所以自能还岳飞、孙中山、共产党以爱国者的公论。集体主义不集体主义如果由武大郎式的人士鉴定，真正有益于集体有益于人类的人成了名利思想严重的个人主义者，白专道路，个人奋斗，遭打击，受迫害，这曾留给我们惨重的教训。爱国、爱集体，根本不成问题，成问题的是由谁鉴定。严格审查了鉴定人的资格，什么都好说。由此可见，有时皇本位，官本位，与社会本位多么地风马牛不相及，不是不相及，是水与火，冰与炭。

任何文化都有两种功能：对内和合拥有这个文化的共同体；对外确保与异质文化的竞争中生存下去。只有前者，没有后者，等于粘合了一群羊。儒教文化基本就是这么个功能。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，儒学人伦是一种让人沉醉的美丽。那么，假如君不贤，父不慈，兄不友，怎么办？臣要照忠，子要照孝，弟要照恭。大清官海瑞决狱有个原则：凡讼之可疑者，“与其屈兄，宁屈其弟；与其屈叔伯，宁屈其侄……事争在言貌，与其屈乡宦，宁屈小民”。这是小事。君贤不贤可是大问题，直接关系着共同体的兴亡。君不贤也要忠，那就只能是十二道金牌宣回岳飞，“父老年年等驾回”，“溃民泪尽胡尘里，南望王师又一年”了，只能是忠臣良将抱着王朝将死的躯体逆历史潮流而动了。所以，宋初半部《论语》可治天下，到宋末就抵不上金兀朮一根马鞭了。

儒家文化，粘合共同体方面，其功能举世无出其右者，可同时也种下了自毁共同性的逻辑因子：恶劣的个人本位（尊长本位、非社会本位也）对真正个人本位的践踏。无异质的共同体竞争倒还罢了；一旦有竞争，就全看尊长的本事了，尊长如赵构，就全民族全玩儿完，如汉武帝，那就人人皆貔貅军。可是，儒学的逻辑里推不出代代皆如汉武帝，于是全民族全玩儿完，有时就难以避免了。这，便是儒学的“七寸”。

由于上述视差，似乎东西方文化于现代化是等值的。既等值，何必舍近求远，于是神神圣圣地张罗起振兴来了，仿佛中国存亡绝续在此一举。其实倘校正了这视差，你就不会再瞎张罗，就会感到这张罗多滑稽多可哀了。病急乱投医，庸医乱开药，今之谓之。

国学问题不是国学的问题

进入 20 世纪以后，国学就害起了虐疾，忽冷忽热，已历数番。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期，尊孔读经，很热了一阵子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，打倒孔家店，很冷了一阵子，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时，又热闹起来，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破旧立新打倒孔老二，国学似已万劫不复……

历览百年冷热史，我们发现，国学问题实际不是国学的问题，而是现实的问题。凡是现实出了问题辩不开时，就必拿国学祭刀，或者拿国学挡箭，前者往往伴有张扬西学，后者便是从故纸中寻找说词。所以理解中国学术界的现象有个小窍门：看见故纸热，就得马上认定这不是别的，是当代精神危机了；看见故纸冷，西学热，你也得马上作如是观。考察学者也不能只看表面：“啊，他是主张国学的”，“啊，他反对国学”，而应心知腹明：“哟，他是现

实的认同者”，“哟，他是现实的拒斥者”。现实乏善可陈，认同者便捡起国学打扮一番；现实挑剔不得，拒斥者便拿起软的捏。两者都如意念法的行家，曲里拐弯地指向目的。官方的操持经营国学也不只是为了国学本身，而是为现实政治旁敲侧击地寻求羞羞答答的合理性和正统性。百年以降，莫不如此。

想想道理也很简单。国学早已是定了型的文献，现代四书五经与古代四书五经有什么不同吗？袁世凯时的孔夫子与蒋介石时的孔夫子有什么两样吗？没什么不同，没什么两样，只是时代时人不同而已。正所谓六经怎么解，不在六经，而在解人。

现实是一种讳，国学热则成为一种避讳行为。国学不热未必就是现实健康了，无讳可忌了，如文革时期，可是要现实健康，必须得国学不热。现实问题可以用现实的方法照准它直接救治，无需编圈儿捏弯儿拿国学做文章，国学就自然而然回到自己应得的位置上，不再热冷。国学是现实的风向标和晴雨表。

其实，国学是一回事，现实的合理性权威性是另一回事。从国学里推不出现实的正统性和嫡亲性，相反，倒是从现实问题中可以推导出故纸中不健康的遗传基因。有一个挺滑稽的现象：一些从西方游历归国的文化人，总要弄几篇游历记，心影录之类的是出来，而且总要零零星星地讲外国人素质高，讲公德，有爱心。这说明当代西方精神状态是健康的，至少是不比我们差吧？说他们素质高，讲公德，有爱心，不正是以我们当下国人为参照的吗？而一涉学术问题，必是西方精神没落，道德沦丧，东方精神要拯救西方，西方要向东方回归。回归到怎样的东方呢？子曰诗云圣贤传引用一通，就回归这东方。其实，圣人贤人与普通人有何干系？两千年前的圣贤人与普通人有何干系？两千年前的圣贤与当今国人精神状态有何干系？圣贤语录与现实的国人行为有何干系？当今国学学者与出租车司机、商店营业员、机关办事员的行状又有何干系？前者后者相差不啻云泥，岂可以前者证后者？而且古圣今贤的语录著述，多半是在发挥他们的理想，而不是现实存在。